

生于



梁汉儿◎著

六十年代

一个前『文学青年』的杂色人生

这是一幅六十年代生人的长轴画卷。
这是一部『文学青年』的心灵史。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

东方出版社

生于



梁汉儿◎著

六十年代

一个前『文学青年』的杂色人生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生于六十年代：一个前“文学青年”的杂色人生 / 梁汉儿著 .

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3.11

ISBN 978-7-5060-7026-3

I. ① 生… II. ① 梁… III. ① 杂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 281129 号

生于六十年代

SHENGYU LIUSHI NIANDAI

——一个前“文学青年”的杂色人生

——YIGE QIAN “WENXUE QINGNIAN” DE ZASE RENSHENG

梁汉儿 著

责任编辑：张 芬 张爱丽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印 刷：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
版 次：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8.75

字 数：186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7026-3

定 价：38.00 元

发行电话：（010）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（010）65210853

个人体验与“集体记忆”

东 西

以十年为纪，区别生于不同年代的人，也许不尽科学，但六十年代生人的确有着自己较为特殊的阅历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，一场被一些人称之为“中国式文艺复兴”的“文学热”把许多人席卷其中，他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身份：文学青年。“文学青年”像现在的白领一样高贵、吃香，同时自命不凡，他们成为知识和文化的象征，受到社会青睐。一时间，个个争过独木桥，人人标榜是“文青”，以至于在杂志的征婚启事中，“爱好文学、发表过作品”像现在的“有房、有车”，成为不可或缺的炫耀条件。有如过江之鲫的文学青年，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的“集体记忆”。

“文学青年”中的大多数人生于六十年代。在他们前头，有一拨原来已经“扬名立万”的复出作家，如王蒙、高晓声、茹志鹃、谌容、刘绍棠、陆文夫、汪曾祺、邓友梅、张洁、林斤澜、李国文……还有一拨年龄稍短、一举成名的“五零后”，如卢新华、莫言、贾平凹、韩少功、王安忆、马原、残雪、洪峰、孔捷生……如果说他们是文学热潮中的领航者和掌舵人，以阅历和威望坐镇文学阵营的中军帐，那么跟在他们后面浩浩荡荡的文学青年的大军，那些二十啷当的青年，云合景从，麇集蜂萃，他们作为垫脚石和炮灰，奋不顾身、不伏烧埋地铸就

了斑驳陆离的文学辉煌。

这股文学热潮兴起的原因很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对正常人性和美好爱情的压抑，一度狂热的理想被现实粉碎之后的巨大心理反差，恢复高考和各种政治平反唤起的希望，萨特、尼采、弗洛伊德等翻译著作“西学东渐”的启蒙……生于六十年代、正值如饥似渴年龄的青年像青涩的苹果，在这样的环境里被迅速催熟。体现性灵的文学，成为他们表达内心世界和展示自我处境的工具。北岛“告诉你吧，世界/我——不——相——信！”的愤懑呐喊，梁小斌“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”的哭诉，顾城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的决绝，在喝着狼奶长大的这一代人心里激荡的那种意会，是别人所难以想象的。他们通过文学，开启了在精神世界中主宰自我的历程。

如果说“文学热”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，那么作为曾经的“文学青年”，其个人体验则是唤起这种记忆的钥匙。说实话，思奇兄这个区区20万字的文本，实在太过饱满，充满了各种细节、场景、人物和故事，尤其是各种经历在其敏于感受的心里刻下的印记。墙壁的领袖语录、拾粪的情景、儿时的游戏、连环画、批斗会、“黄书”、中学里的初恋、家族的逝者和长者……在细致入微、富于表现力的叙述中，你不断地读到你熟悉的场面、往事和感喟，唤起你的亲切感和共鸣。我们看到一个曾经浸泡在“红色理想”中的少年，伴随着政治和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，走向了自已驳杂的青年和壮年。这本书填满了六十年代生人所见证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的符号，饱满得如同一个瓜熟蒂落、汁液四溅的木瓜，以至于在阅读过程中你会不由自主地惋惜，应该把它抻长成更为恢弘的一部长篇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生于六十年代的人，一晃已越过了不惑之年，迈进了“知天命”的门槛。我也生于六十年代，1966年春

天的某个下午，在广西西北一个叫“谷里”的村子呱呱坠地。每个人都像一条鼻涕虫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爬过的痕迹；而他们身上，则刻着记录这个世界的年轮。风云变幻，波诡云谲，骤起骤落，六十年代的人过得太快了，快得他们来不及计划，来不及适应，来不及抱怨，来不及站稳脚跟，仿佛被裹挟着、席卷着，身不由己，载浮载沉。直到某一个早上，揽镜自顾，忽然发现两鬓发已白，眼角鱼尾纹。他们努力适应时代，但“七零后”不甘雌伏，“八零后”咄咄逼人，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”……他们时常感到过气的沮丧，却努力挺立，真的成了“没有什么胜利可言，挺住就是一切”，如果不能创造，那就奉献记忆。

正如思奇兄常说的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河流。这本书颇有一点卢梭《忏悔录》的味道，在许多人不习惯这样表述时，肯定更多的人不习惯这样的阅读。从这一点，我更多地感受到作者的那份赤子童心，而这正是出生在那样一个群体癫狂年代的人成年以后的一种特质，他们思想芜杂，但眼神温和、明净甚至是单纯，他们用童心看待这个世界。

承思奇兄所托，感触颇多，拉杂写下这些文字，权为序。

（作者为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）

从我说起。

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。我曾办过两个身份证，前面一个日期是“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”，后面一个的日期是“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”。而我一九八零年高考的“大学报考登记表”上填的是“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”。这个日子与毛泽东的生日同一天，但他比我大了整整七十一岁。也就是说，我出生的时候，他已经过了古来稀的年龄。

我并不想沾伟人的光，自己也肯定不是那一天呱呱坠地睁眼看到这个世界的。如果用红学“索隐派”的思维，这缘于我小时候对他的崇拜。许多生于上世纪五十、六十、七十年代的人都十分敬仰和崇拜毛泽东，他像一尊神一样高高在上，光芒普照着每一个人。我曾经有一次在教室里试着从不同的角度看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，我发现不管在哪里，都躲不过他的眼睛：我躲在左边，他的眼睛看左边；我躲在右边，他的眼睛瞥往右边；哪怕我躲在讲台下面，也被他的目光罩住。“出来吧，我看见你了！”毛主席在头顶上笑吟吟地看着我，亲切慈祥，不怒而威，我心里像开水壶烧开时的盖子一样噼噼直跳，发誓今后绝不在毛主席面前讲假话、做坏事，一定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毛主席的语录我背得滚瓜烂熟，直到现在说话时还不时能翻几句出来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对毛主席的话往往都能脱口而出。凭心而论，这不全是由于当年“红宝书”风行一时，而是毛主席说的话十分通俗易懂，不说套话空话，不开

一二三四、甲乙丙丁的“中药铺”，更不会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，而能随时“活学活用”到生活中，像量身定做一样合适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他与后来所有的人都不是一个等级。

一九六四年是龙年，几乎每到龙年都有大事发生。一九六四年起码发生了两件大事：一件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，另一件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。这两件事差了一天。懂事以后，看到有大字报说是中国的原子弹把“苏修头目”震下了台，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前一天下台，第二天中国才放的原子弹，倒过来说赫鲁晓夫下台，引爆了中国的原子弹更合理一些。不过真正引爆中国“原子弹”的应该是赫鲁晓夫上台后那份关于斯大林的“秘密报告”。斯大林是五个“革命领袖”之一，我读小学时，每个教室的黑板上头，都挂着一排头像，马恩列斯毛，他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政治图腾。斯大林穿着军装，留着小胡子，目光深邃，朝着左边，不像毛泽东那样看着每个在他面前的人。

那时候我不知道赫鲁晓夫长什么样子，以为跟刘少奇差不多，刘少奇就曾被叫做“中国的赫鲁晓夫”。小时候对赫鲁晓夫没有好感，跟着大人把他当成坏人讨厌他。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个很可爱的人，可惜是个秃子。直到现在，许多中国人对“秃子”都很忌讳，普遍缺乏好感，与六七十年代赫鲁晓夫被当成靶子不无关系。

关于赫鲁晓夫，有很多笑话，最著名的笑话，是在我出生前的一九六零年，他在联合国大会上，脱下自己的皮鞋，敲打面前的桌子，一起参会的西班牙的佛朗哥说他身为大国领袖，却像个小孩一样——他形容得真传神，相信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。当时要不是安保人员把他们隔开，两人差点儿就扭打起来了，要是真的在联大来一场全武行，那一定精彩绝伦，载入史

册。我觉得身为大国领袖，还能像个小孩一样赌气和打架，其实很可爱。只是不知道矿工出身的苏联第一书记与军人出身的西班牙独裁者PK谁输谁赢。

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到捷克访问，与尼斯河畔亚布洛内茨市的市长吃饭时，“苏联老大哥”成为拉近感情的共同话题。我讲了赫鲁晓夫另一个笑话，是我大约三四年级时在家里一本书里看到的：赫鲁晓夫有一次到一个养猪场视察，记者拍了一张他站在一群猪中间的照片，文字说明为：赫鲁晓夫同志视察猪场。总编辑说太过一般化，想来想去挠头无髻（计），总不能写成“赫鲁晓夫同志与猪在一起”吧。第二天报纸出来，照片下面印的是：左起第三位是赫鲁晓夫同志。在场的亚市市长、副市长和翻译都像某央视主持人在节目中对参与嘉宾的形容那样“狂浪”地笑起来。

赫鲁晓夫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：他去参加一个抽象派的美术展，对一个画家的作品大不以为然，说是“一头毛驴用尾巴扫，也比这画得好”，画家忍无可忍地争辩起来：“您不是艺术家，也不是评论家，凭什么说这样的话！”赫鲁晓夫说了一段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名言：“我当矿工时不懂，我做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不懂，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个台阶上我都不懂，但我现在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，难道我还不不懂！”看到这话时我“喷薄而出”地笑起来。这哥儿们太直截了当了！粗鲁吗？不，简直可爱死了！我们不是经常听到“领导总是对的”的说法吗？领导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说你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赫鲁晓夫自己本来就是穿新衣的皇帝，却成了戳穿新衣的那个小男孩。

我很不愿意说这个秃顶的苏联前领导人的笑话。编造这么多关于赫鲁晓夫的笑话，对这个为斯大林“大清洗”造成的冤

案进行平反的苏联第一书记实在有些不公。我觉得赫鲁晓夫与画家的争吵只是缘于他的个性，而不是他的政治品格，否则在他短暂的执政时期苏联文艺领域不可能获得解冻。而他说的那一番话，如果不是故意杜撰的话，那么更能看出他矿工本色的率直。

我生在一个山旮旯，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对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。我想这得怪我出生的年代。正逢赫鲁晓夫倒台、“社会主义阵营”内讧和分裂，我们从小就是“毛主席的好孩子”，或者立志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，“读毛主席的书，听毛主席的话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”。“大右派”、“走资派”、“反革命”等“坏人”被一个个识破了、收拾了，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，我们在“阶级斗争”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，并经历了“毛泽东时代”的结束和“邓小平时代”的开始。

还在小孩儿时，好好学习，知道得最多的就是在报纸和大字报上一会儿是人、一会儿变鬼的那些大人物。家里原来有一套十大元帅的画像，我曾用蜡笔在上面打叉，后来好像又得只剩下了朱德、刘伯承、叶剑英；还有“十位大将”的名字，我连顺序都不会记错，时过境迁，现在已经记不全了；还有林彪和他的“四大金刚”：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；“章罗联盟”、“丁陈反革命集团”、“彭罗陆杨”、“刘邓陶”、“王关戚”……把姓氏变成串在一起的糖葫芦，是政治运动的特色。这其实很要命，哪个与被打倒的对象同姓，他就俨然成了那个坏蛋，脑袋就像竹子一样抬不起来。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姓“毛”的人最伟大，读小学时看到有个人介绍说自己姓毛，我像见到一个传说中的神仙一样，心想他居然敢姓毛？我还记得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、毛主席给他寄了三百元的福建小学老师李庆霖、“不学ABC、照样干革命”的“造反小英雄”黄帅……

小时候这种杂乱无章、颠倒是非的阅历，我成了一个伤痕累累的士兵，一个阅人无数的女子，一个罄竹难书的汪洋大盗，我一定要写一个东东，我说的虽然是自己的事，但相信有许多“六零后”的重影。

六零后、七零后、八零后、九零后……以十年为界划分代际，这样粗拉拉地切块归边的确不够科学。但六零后那一茬人，的确对政治比后来的人敏感许多。我一个哥们三百六十五天雷打不动地看中央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，还长期自费订阅《人民日报》，像烟瘾一样欲罢不能，并因此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，从那些大人物的出场退场，一言一行看到“刮风下雨”，“冷暖阴晴”。他感慨自己虽然是升斗小民，用现在的话，屌丝一枚，但在政治的大河中随波逐流，漂流半生，对政治气候像猎犬一样灵敏。他形容自己是“政治风湿病”患者，经过的政治运动让人落下了“气候过敏症”，就像风湿病患者浑身酸疼，总是很关心天气，虽然无法改变天气。你知道明天气温骤降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想想全世界都差不多。我记得还在读中学时，意大利总理莫罗被“红色旅”绑架，绑架者要求用他和政府交换释放被捕的同伙。在被绑架的五十多天里，他写了八十封信，凄凉悲切，希望同僚们答应绑架者的要求把他赎出来，充满在死亡威胁面前“摇尾乞怜”求生的人性，但得到的回答是，不能拿国家利益来交换，不能丧失国家的尊严。他最后被杀害时仰天长叹：这就是政治！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在一个泛政治的环境中，政治就像沙漠中的太阳，你无处可躲；政治四面楚歌，你是垓下被包围的项羽。你可以不理睬它，但它每天都“关心”你。而像莫罗这种搞政治的人昔日沉浸于呼风唤雨、翻云覆雨中，似乎一切都可以玩于股掌之上，最后被抛弃时才发现自己无依无靠，

一无所有，那真是一种彻骨的悲哀。

有人对我说了，你这样写太贴近政治了。我一点也不想把回忆写成与政治的纠葛。我们离“政治”的发源地有十万八千里，但政治像空气一样，始终包围着你。历史是条河，父精母血让我趟进了六十年代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离打跑国民党、改朝换代不过十五年光景，之前还有“镇压反革命”、“农业合作化”、“公私合营”、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集体饭堂”和“三年困难时期”——原来的说法是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。儿子是“九零后”，听高中老师上历史课，回来和我背了一句顺口溜：“一九五八年，吃饭不要钱”。他只知道“吃饭不要钱”好玩，不知道它的背景。毛主席是金光灿烂的红太阳，照耀着祖国大地，他高瞻远瞩，他觉得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应该而且能够“超英赶美”，不应被小农经济、私有化牵手脚。我觉得他搞“集体饭堂”绝对不是要让大家挨饿，而是尝试“各尽所能、各取所需”，实现“社会大同”的理想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，让数亿中国人过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幸福生活。他不仅要实现吃饭不要钱，甚至一度连钱都想不要了，把商品经济废除掉。

毛泽东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：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。为什么当时他说的是“二百年”而不是“一百年”？他预知自己死后还有一百年的影响吗？他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，他提出的那种理想还令许多人神往，尽管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并不具备吃饭不要钱的条件，还要经过漫长的发展生产力的初级阶段。在一些农村，农民把毛主席的画像贴在大门上，当成了门神。我还听到一种“说法”：毛主席是神不是人，专门镇妖压邪，他活在地上时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敢出来；他到了地下，原先被镇着的妖魔鬼怪呆不住又跑回地上来了。

这是我听到的最居心不良的瞎话。现在有些人专门编这样的瞎话来忽悠人，曲里拐弯地表达对生活的不满。在一些地方，还有人捐款修“毛主席庙”，把他当成菩萨。毛泽东本人就是打菩萨出身。杀佛成佛，打菩萨的当了菩萨，他要是知道不知会作何感想。

我想起两件事，一件发生在读小学时——好像是一九七七年，我们担着柴草去慰问一个军属，那个老头站在天井里，激动地抓着带队老师的手，憋了半天，突然挥起拳头叫起来：“毛主席万岁，万万岁！万万万岁！”大家目瞪口呆，鸦雀无声。那时候毛主席已经去世差不多一年了，当“主席”的是“接班人是俊杰”（郭沫若的词）的华国锋，我们在学校里不再唱《东方红》，而是唱“交城的山交城的水”，教室墙上在“马恩列斯毛”旁边加挂了一幅满脸憨厚、理着平头的“英明领袖华主席”像。这个老头居然不知道！我们像看着地里挖出来的古董一样，看着这个激动万分的老头，他像是一堆绿豆中的一颗黄豆，一堆黄豆中的一颗白豆。村里一个老学究说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，要是在过去，他这样喊先皇万岁要被杀头的。用皇帝来比附伟大领袖，这就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。说得深刻一些，这就是中国的文化。

还有一件事更早一些。一九七六年四月“天安门事件”后，十二岁的我在生产队煮泔喂猪的伙房给几个人念《人民日报》，大家对“一小撮暴徒”在天安门广场闹事非常气愤，“纷纷表示”邓小平真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。一个小孩来叫他父亲——我一位堂叔父——回家吃饭，堂叔父听我念报纸听得津津有味，差点没扇了儿子一巴掌，他不耐烦地喝道：“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邓小平上台我看你吃屎呀！”

堂叔父跟邓小平一样，个子不高。我记得他那副义愤填膺

的样子。邓小平上台后如何，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我喜欢邓小平重新上台后开始的日子，没有了那种对政治的狂热。尽管主宰国家走向的大人物与我们既不沾亲，也不带故，高居庙堂，但每个人的命运都与之息息相关。我们经历的很多事，小时候玩的游戏，看的小人书，娘亲老子的遭遇，我们念的小学、中学和大学，选择的工作，形成的所谓人生观、世界观，对儿女的影响，都是他们巍峨的历史身躯印下的“阴影”。

我们没有经历新中国成立的万众欢腾，没有感受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同仇敌忾，我们伴随着的是在理想指引下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过程。我们没有亲历那个导致数千万人不正常死亡的“困难时期”，但看到过肉票、布票、食油票、肥皂票、自行车票、衣车票、煤油票……物质匮乏的困难；我们没有像五十年代生人在“阶级斗争”中冲锋陷阵，但背过语录，戴过像章，目睹过“地富反坏右”挂纸牌、戴高帽被批斗，对女社员把红宝书贴在胸前，先如母鸡啄米、后又朝着毛主席像众星拱月的舞姿记忆犹新；我们没有批斗过“臭老九”，老师抬不起头不是我们造的孽，相反我们念书时老师重新有了一些“师道尊严”；我们能在学校里认真读书，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，又能自由自在地上山捉鸟、下田捉鱼，既没有像大一轮的人那样全国“串连”，也不像现在的学生有繁重的课余作业；我们会背诵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日日讲”，也看到到处刷的“致富光荣”标语，看到万元户像竹笋一样冒出来，对电影《月亮湾的笑声》中憨厚的光头“冒富大叔”记忆犹新；我们不再“上山下乡”，但看到无数的人“下海”，海里大鱼吃小鱼，有人淹死，有人淹得半死又爬上岸来；我们曾为上大学感到无比光荣，又体会到高贵的文凭迅速变得一文不值，见证卖茶叶蛋收入居然高于造原子弹；我们唱过邓丽君的流行歌曲，同时被

大声叱责那是靡靡之音；我们穿过喇叭裤，留过长头发，把脑袋染得像调色板一样，也见过“严打”时有人因奇装异服被当成流氓；我们看到“封资修”像灰尘一样被扫掉，又看到算命卜卦、烧香求佛像春天的野草一样复苏；我们有幸在最想读书的时候读到了无数的翻译著作，知道外国有很多作家比中国作家伟大，有很多思想家、哲学家与马克思一样齐名，同时又被不断告诫要警惕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。

下面这一段有点像诗：

我们感受过冬天，迎接了春天；经历着禁锢和开放，人心的撕裂与弥合。春归喜出望外，回流寒风刺骨。我们幸运而倒霉，清晰而迷惘，激进而保守，悲凉而温暖。我们赶上了趟，我们慢了半拍；我们正当盛年，我们已经“OUT”。不是我们特别怀旧，是因为我们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有太多的“旧”可怀。我们不得不“生活在别处”。

我打算絮絮叨叨地写下去。这本书原先的名字就叫“我对这个世界的絮絮叨叨”。树老筋多，人老话多，虽然没能在脑袋里装一个存贮器，但还能记得许多事。契诃夫说过一句话：世界上有大狗，也有小狗，小狗不应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，所有的狗都得叫，各自用上帝赋予的声调叫唤。

汪，汪，汪……

目 录 ——

前 言 / I

第一章	一个叫“六雷”的村子 / 1
第二章	似曾相识燕归来 / 15
第三章	量容数斗仪甫公 / 23
第四章	祖父的鸛鵒 / 29
第五章	风景的祖母 / 37
第六章	故人一：一代“讼师”梁世穆 / 47
第七章	故人二：一个老实的人去了 / 55
第八章	故人三：哲人其萎梁佐智 / 65
第九章	鬼影幢幢 / 73
第十章	小学（上）：人生识字语录始 / 81
第十一章	小学（下）：狗屎时光 / 87
第十二章	《一支驳壳枪》 / 97
第十三章	少年汉子之烦恼 / 105
第十四章	死去的河 / 111

第十五章	我为“黄书”狂 / 117
第十六章	“挂帅”的政治 / 125
第十七章	苹果的味道 / 133
第十八章	“贵人”秦似 / 141
第十九章	我的大学（上）：《苦恋》风寒 / 149
第廿章	我的大学（中）：丁玲“闲坐说玄宗” / 157
第廿一章	我的大学（下）：“我什么卵都要” / 165
第廿二章	爱情遍地盛开 / 173
第廿三章	一潭浊水 / 181
第廿四章	父亲·大字报·李庆霖 / 191
第廿五章	青春“无厘头” / 203
第廿六章	“低谷”中的刺猬 / 211
第廿七章	惊动了地委书记 / 221
第廿八章	“浴乎沂，咏而归” / 231
第廿九章	编辑部的故事 / 239
第卅章	一只高原来的“大鸟” / 247
第卅一章	北京吹来的风 / 257
第卅二章	前度刘郎去又回 / 267
后 记	/ 277